

張愛玲百歲誕辰：華人世界的傳奇和文壇巨匠

- 呂嘉鴻
- BBC 中文

2020 年 10 月 1 日



張愛玲（1920-1995）

2020 年是作家張愛玲（**1920-1995**）的百年誕辰。作為華語文壇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張愛玲的作品的影響力在她去世之後並未消散，甚至更廣。

全球各地作家、學者以及導演對她作品的不斷改編，臨摹以及評論從未間斷。有分析稱，張愛玲是當代文壇的超級巨星，過世 25 年來，任何新發現的遺稿仍震撼著文化界。

而張愛玲在香港的生活經驗，也被認為是她後來回到上海後，能夠以獨樹一格的語言及故事書寫戰爭與人性的重要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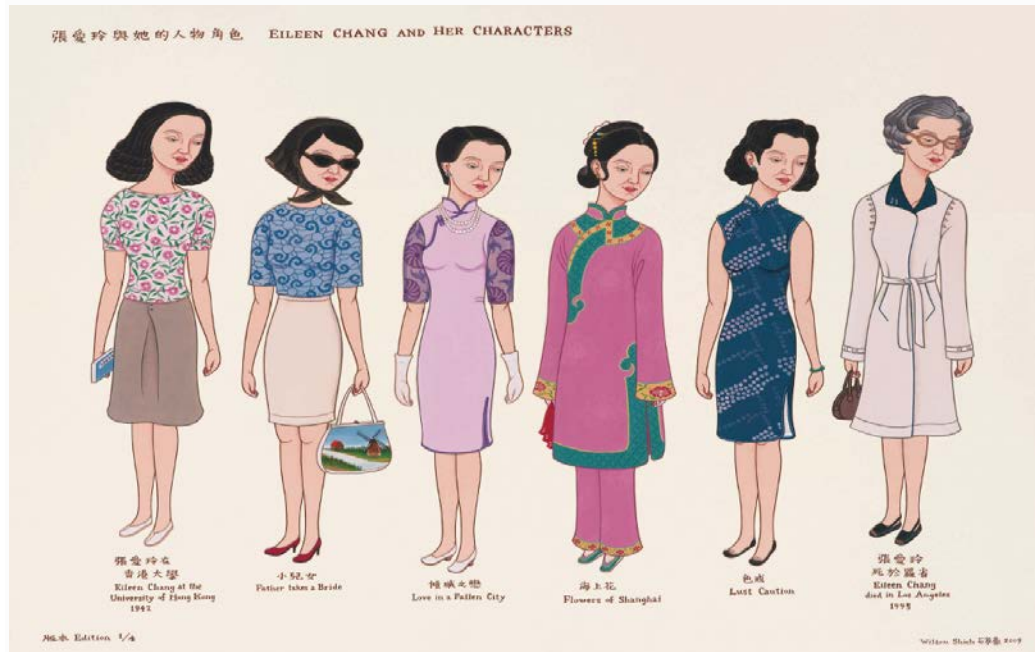
張愛玲傳奇

1920 年生於上海，張愛玲來自一個沒落的貴族家族，晚清重臣李鴻章是她的曾外祖父。張愛玲父母早年離異，母親深受五四運動影響而思想洋化，早在 30 年代起便穿梭於中國和歐洲。因受母親影響，張愛玲早期先接受私塾教育，後來念英文學校，成為受中西文化薰陶的摩登上海人。

1930 年代末，中學畢業後張愛玲拿到獎學金，原本要前往倫敦大學讀書，但因為歐陸二戰爆發，她轉而赴港，在香港大學文學院就讀。1939 年張愛玲抵達香港後接觸了西方歷史著作，又在知名台籍學者許地山教授下熟讀新文學。

不過，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陷香港，港大停擺，張愛玲又在1942年避難回到上海，以一篇篇以香港背景的小說，譬如《傾城之戀》，《第一爐香》在上海文壇成名。

香港大學文學院教授黃心村告訴 BBC 中文，張愛玲在港大那幾年，因為經濟拮据，無路可去，她去做醫院作短期的照護員求得溫飽，因此"直面戰爭、直面生死的經驗更是刺激了她的創作慾望，所以回到上海後一發不可收拾，短短幾年內，才 20 出頭的年紀，就能寫出一系列經典作品。"



關錦鵬解釋在張愛玲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許多女性或人性的細微以及巧思


1949年中共建政，張愛玲在1952年離開上海，再次來港工作及寫作，1955年後搭船前往美國紐約，1995年在洛杉磯過世。

時代意義

「我覺得張愛玲不僅僅是個中國文學作家，對她的精確定位應該是放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上。」長期研究張愛玲的黃心村教授說。

黃心村解釋，張愛玲一開始寫作就想要當個全球性的作家，所以她用雙語寫作，並下足功夫。她觀察到，1952年張愛玲離開大陸後到了香港，也是雙語書寫，她的假想讀者往往是英語世界的讀者，她的後半生中不斷的反覆重寫、自我翻譯，都是在兩個語言系統中的探索。

Univ. No. _____ Name EILEEN CHANG 張愛玲
BIRTH: Place Shanghai Date 19 / 9 / 1920 Nationality Chinese
Parent or Guardian Mr. K. D. Lee Miss Yvonne Whang
Home Address 51 Edgington House, 195 Hart Road, Shanghai
Local Guardian Mr. K. D. Lee
Address of same 70 Asheld Co., Holland Building, Hongkong
Previous Education St. Mary's Hall (Stamped photo)
Matric. Exam. (of equivalent) London Matriculation January 1939
Equivalent _____
Registered 25 / 8 / 1939 Hall Ow. Lodge
Scholarships _____
Degree Examinations _____ First / / 19 . Second / / 19 .
Third / / 19 . Fourth / / 19 .
Graduation _____ / / 19 _____
Dean's comments and Signature _____
Subsequent career. _____



HKU Archives

1939 年張愛玲抵達港大後接觸了西方歷史文學著作，又在知名台籍學者許地山教授下熟讀新文學。

研究張愛玲作品數十年，黃心村說，張愛玲可以是個「窗口」，因為，從張愛玲出發可以在現代歷史及文學史中讀到許多不同的風景，或發現自己的盲點，張愛玲對戰爭，對革命，對兩性，對城市文化都具有預見性，今天看來依然是超前的。

關錦鵬眼中的張愛玲

1994 年，改編自張愛玲名著《紅玫瑰與白玫瑰》的同名電影獲得好評。此片的香港導演關錦鵬向 BBC 中文稱，「張愛玲貌似尖酸刻薄，其實她將人看得很透，是很厚道有悲憫在其中。」

關錦鵬解釋，1970 年代，中學時期他就開始讀張愛玲。

身為男同志的他表示，應該是自己「性向」的關係，在張愛玲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許多女性或人性的細微以及巧思。關錦鵬稱，張愛玲的文字很有電影感，並且具有很多層次，並深藏暗機，常常上下句環環相扣，讓人拍案叫絕。關錦鵬說，《紅玫瑰與白玫瑰》作品主角也許是個不怎麼正面的男主角，但張愛玲沒有將他寫成十惡不赦，而是帶有悲憫。



關錦鵬說張愛玲的文字很有電影感，並且具有很多層次。

這似乎應證了張愛玲當年在上海遭到的負面評論和抨擊，認為她作品中缺少懲惡揚善或忠孝仁義，總是風花雪月。

當年，張愛玲捍衛自己的作品辯解道：「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說裏，除了《金鎖記》裏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

黃心村教授同意張愛玲的「個人主義」的堅持並不只是膚淺的，純粹關注自己七情六慾的極端個人主義。她說張愛玲寫戰爭，她是完全個人化，語言也是完全個人化，不被傳統歷史大敘事拖著走。但她從完全個人化的角度，其實是去看到大歷史的另一面，絕對不是瑣碎。「或者說，她是從這些瑣碎中，看到中國長遠的歷史脈絡並有所感悟，所以她和胡適之之間才能達到那樣的共識。」黃心村表示。



張愛玲當年在港大馮平山樓躲戰火、獨書及擔任救護工作。

上海民間紀念張愛玲

根據台媒「中央社」報道，在張愛玲的故鄉上海，最近也有許多民間紀念活動，但幾乎沒有一場是由官方舉辦。

張愛玲的研究者，中國學者陳子善對台媒說「這樣已經很不錯了，超乎我想像」；陳子善又說，中國大陸至今沒有出版她被視為反共小說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另一個原因則是她的前夫，「漢奸」胡蘭成，後者比前者更為關鍵。

事實上，張愛玲反共與否，一直也是各界關注焦點，特別是她過世後，在中國大陸的大受歡迎。

台灣文化評論者顏擇雅分析，張愛玲 1952 年決定從上海搬到香港，接連寫出許多重點作品，譬如《秧歌》、《浮花浪蕊》等，文章都開始反思新中國成立後，個人的自由「無法適應」集體主義。

譬如，在《浮花浪蕊》中，女主角思索著為何要離開新中國，心中想的：「她想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覺。共產黨剛來的時候，小市民不知厲害，兩三年下來，有點數了。這是自己的命運交到了別人手裏之後，給在腦後掐住了脖子，一種蠢動蠕動，乘還可以這樣，就這樣。」

不過，也有學者高全之認為，從小說來看，張愛玲雖反對激烈的土地改革，但仍贊同對於財富平均分配的政策。



日本在 1941 年 12 月 8 號，進攻香港。

保存張愛玲

張愛玲過世後，常有關她的遺作或遺稿被發現。在她駐足過的城市中，各種研究機構及學者都努力不懈的挖掘，並試圖搶救並保存有她的遺稿或遺物。

香港大學檔案館（HKU Archives），便負責張愛玲在香港大學留下的資料及文物。該機構陸續找出張愛玲當年進入港大的學籍資料，以及成績單等等。從其中張愛玲借書的資料中可以發現，張愛玲讀的書中、西都有，品味繁雜，譬如《聖經》，莎士比亞，毛姆（William S. Maugham）的作品、《官場現形記》等，讀的書目大大超過課堂書單。

檔案館檔案員林建勳（Garfield Lam）說，世界各地的學者、媒體等對張愛玲的追索不曾終止，是該檔案館十分受歡迎的資料，但因此保存工作更加重要。這次黃心村策劃《百年愛玲，人文港大：張愛玲百年誕辰紀念文獻展》便是充分利用了港大檔案館的資源；她強調，港大的求學經驗對其日後的成名至關重要，歷史教師佛朗士（Norman France）對她的影響是歷史觀的建立，文學教授許地山對她的影響是文學史觀和文化史觀的建立，但目前的研究還不夠，考究仍需繼續。



張愛玲 1950 年代住過香港北角繼園街，如今舊居不在。

轉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4367596>